

《歡迎來到熱情新世界》

角色：

林冠宇 31 歲
陳姿儀 29 歲
王成發（左護法） 38 歲
李麗卿（右護法） 52 歲
蘇裕申（繭居男） 28 歲
群眾男女數名

演出建議：

- 一、文本中出現的群眾男跟群眾女可以有實際演員出現，可以很多人，也可以只有幾個人就好，也可以讓既有的五個演員負責扮演，只是歌舞跟幻想的場面需要另外另行處理。
- 二、若是群眾男女真的有出現在舞台上，除非在劇本當中有特別指定要變成活屍或偶像團體，否則希望可以讓他們看起來中性一點、統一一點，所謂的中性，指的是把他們弄得像是人形立牌，或是只有輪廓的樣子，像是歌隊或日本傳統戲劇中的「黑子」。

1.

麗 卿：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那一定是對的，我沒有一點的懷疑，真的沒有，但我是做錯了，但也是「我個人」做錯了，我太急了，要不是我的話，現在他還陪在我們身邊。我不知道我對誰比較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冠 宇：他差點就死了，甚至只差一點被綁在那邊的人就是我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晚上看到的景象，他還活著嗎？我有點好奇，但我不確定自己想知道。我還好嗎？No, man. I'm pretty fuckin' far from okay!

姿 儀：我們發現彼此再也無法像以前一樣看著對方說些愚蠢的爛笑話，每天嘻嘻鬧鬧的彷彿這個世界上沒有壞事發生，事實是 **Shit always happen** 就跟 **711 always open** 一樣，那才是這個世界真正的樣子。我看著冠宇，就會想到他，我知道冠宇也有同樣的感覺，我再也沒有辦法這樣生活下去了。

成 發：我的世界被毀了，被這一對無聊的男女給摧毀了，世界末日，隕石砸在我臉上，蹦尬。

裕 申：我覺得很無聊，我迷過各種青春無敵的女性偶像團體，日本、韓國甚至是台灣本土的，即使我知道她們大概都跟骯髒的大人們睡過但我刻意不去相信，我一直打電動不是因為我覺得遊戲很好玩，我只是沒有辦法停止不去打電動，我甚至開始寫小說，但都只是為了讓自己有點事情可以做。那段日子我曾經做過的事情化為影像不斷的在我心中重複播放，包括寫小說，我寫了一遍又一遍。（停頓）他們兩個人意外地來到山上，

就因為這裡曾經是他家買下來的一座山頭。

2.

冠 宇：開始是這樣的。嘿，Girl！

姿 儀：我其實有點想不太起來為什麼當初我會覺得他講話很好笑，他隨便一個爛笑話都可以讓我抖的像一尾花枝。

（場外傳來提問的聲音：「花枝？」）

姿 儀：花枝，亂顫。

（停頓）

姿 儀：我猜是熱戀期賀爾蒙失調搞的鬼。當我聽到他又在那邊「嘿，Girl！」的時候只覺得他又想講些什麼智障的話所以實在不太想理他。

冠 宇：我們開車去我們家那座山晃晃好不好？

姿 儀：蛤？山？什麼山？

冠 宇：我們家在我小的時候買了一座山。

（沉默）

冠 宇：幹嘛不講話？

姿 儀：因為我覺得你在說夢話。

冠 宇：不是啦，是真的。

姿 儀：你老是說你們家很窮，現在突然跟我說你家有一座山這我敢信？

冠 宇：窮是後來的事了，正確來說，應該說是我們家曾經擁有一座山，我跟妳說過，我小時候有段時間每天都被我阿嬤帶去股票證券交易所，那個時候，你只要有點閒錢買幾張股票，隨隨便便都麻可以買得起一兩座山。

姿 儀：那，那座山現在？

冠 宇：早就抵押給銀行了，現在是誰的我不清楚，但只是開車去晃晃應該不犯法吧？

姿 儀：我不置可否地坐上他的車子，但心底一直有一種不太妙的感覺，說不上來是什麼，但就是怪怪的，說不定會有猴子、野狗，甚至是泰山還什麼的怪人衝出來攻擊我們，所以我暗自決定，到時候死都不要下車。

冠 宇：出發的時候天還很亮，我算了一下時間，順利的話回來的時候太陽應該都還沒下山才對。

姿 儀：可是他迷路了。

冠 宇：山路每一條看起來都很像。

姿 儀：我們一直在同一段山路來來回回，隨著太陽漸漸西沉，四周光線越來越暗，他似乎也漸漸得變成另外一個人。

冠 宇：幹你娘山路就這麼窄還停在路邊是想要死喔？

姿 儀：一個比平常的他還要來得更暴躁更沒有幽默感的人，我不禁想像遠古流傳下來，在晚上變身的狼人傳說或許真的有所根據，而他的這一面總讓我覺得有點害怕。你為什麼不先停下來好好研究一下 GPS 呢？

冠 宇：齁就跟妳說當年沒有 GPS，所以我就算停下來看也沒有用好不好？然後我路邊停車，不就跟剛才那個白痴一樣擋路了嗎？

姿儀：我其實是想勸他好好研究一下下山回家的路。

冠宇：幹山又不會跑，一定有在啦。

姿儀：終於，天完全暗下來了，月光穿越樹林，影子打在我們的車上，讓我的腦中浮現千百種不祥的結局，我幾乎確信在下一個路口車子一定會打滑，然後撞破圍欄，直接摔落懸崖。

（一個急轉彎，尖銳的煞車聲響起）

冠宇：我就知道，妳看，我們就一直錯過這一條小路，如果妳可以多幫忙注意一下有沒有路往上的話說不定我們早就找到了。

姿儀：我沒有講話，甚至沒有看著前方，只是盯著窗外發呆。

冠宇：欸妳看。

姿儀：我不想看。

冠宇：生氣囉？

姿儀：沒有。

冠宇：嗯她生氣了，她每次生氣都是這樣，有話都不直接講，很煩其實，通常這種時候我也會選擇不跟她講話，看誰撐得比較久，但，眼看著小時候寒暑假總是會來度假的山中小屋，現在不僅沒有荒廢，還燈光大亮，在屋子的後面甚至還有擴建的跡象，實在讓我覺得很驚奇，只是從我們現在這邊的角度看不太清楚就是了。拜託妳看一下啦，拜託、拜託。

姿儀：幹嘛啦（轉頭）哇靠也太亮了！

（冠宇開車門作勢下車，姿儀拉住冠宇）

姿儀：欸你幹嘛？

冠宇：我想靠近一點看一下。

姿儀：不要啦，這樣不好，把臉貼在人家窗戶往裡面看很像變態耶。

冠宇：妳怎麼知道我要把臉貼在窗戶上？唉叻看一下馬上就回來啦。

姿儀：一個人坐在車子裡面等待總是比跟著他要來得可怕，欸等我一下！

冠宇：（台語）ㄟ驚齁？

姿儀：趕快看一下我們趕快回家啦！

冠宇：我們靠近窗子，我還記得這扇窗戶背後就是客廳，在傳統台式建築常見的磨石子地板上有張搖椅，上頭坐著一個老人，悠悠哉哉的盯著電視看，我還以為我應該會看到這樣的畫面才對。

姿儀：他看起來就像個等著拆禮物的小朋友，這個表情在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很常見到。

冠宇：理論上客廳應該要有的家具我一樣都沒看到，我只看到一個空曠的房間，裡頭坐著一群人，其中就只有一個人站著，然後大家緊盯著他，彷彿他是宇宙的中心一樣。

姿儀：你到底看到什麼？

冠宇：這太奇怪了。

姿儀：我也要看看。

冠宇：我把位置讓給姿儀，蹲坐下來感到困惑。

姿儀：欸，我跟你說。

冠 宇：怎樣。

姿 儀：剛才站著的那個男人跟我對上眼了。

（停頓）

姿 儀：然後坐著的那群人也通通轉過頭來看我。

（停頓）

姿 儀：走吧？

冠 宇：走！

冠 宇：我感受到房子的大門開啟，但我根本就不敢回頭，我牽著姿儀的手一路往前，越走越快越走越快。

姿 儀：他是個胖子，我每天都叫他要減肥，但他偏偏就是不聽我的話，短短這一段路就讓他滿頭大汗，他臉色蒼白坐在駕駛座上發呆，我想要催促他趕快開車走人，於是拍了他一下。

（冠宇發出短促的尖叫聲）

姿 儀：幹嘛？快走啊！

冠 宇：喔、喔。

（停頓）

冠 宇：鑰匙呢？

姿 儀：不是在你手上嗎？

冠 宇：沒有啊！

姿 儀：我從車窗看出去，一名男人背著光往我們這裡走來，我看不清楚他的臉，卻看見他緩緩舉起手來，搖搖手上那串再熟悉不過鑰匙。

（成發搖搖手上那串鑰匙，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響，沉默）

姿 儀：我老早就知道上山這個主意爛透了，可是我為什麼當初不阻止他呢？

冠 宇：姿儀。

姿 儀：嗯。

冠 宇：如果這次我們可以安全地回到家……。

姿 儀：我一定要跟他分手。

（成發走到車邊敲敲車窗，沉默）

姿 儀：我將車窗搖下，婀，嗨。

成 發：這是你們的鑰匙嗎？

冠 宇：（跟姿儀同時）不是。

姿 儀：（跟冠宇同時）是。

（停頓）

冠 宇：哇，我們開了整天的車，想說坐在車子裡休息一下，怎麼鑰匙會突然飛到外面去呢真是不可思議呢哈哈哈哈哈。

（停頓）

冠 宇：對不起。

姿 儀：先生，不好意思，那的確是我們的鑰匙，而且我們真的不是故意要偷看你們的，那是因為我男朋友說這裡是他們家小時候住過的地方，想要回來看看，沒想到……。

成 發：喔！原來你以前住這啊？

冠 宇：啊，對，好久以前了，不過不是一直都住這啦，只有放假的時候.....。

成 發：太好了！神王常常說，我們可以在這麼棒的地方修行，都必須要謝謝之前的屋主把房子整理的這麼好，來啦，進來坐坐吧，大家看到你們一定會很高興。

冠 宇：我們應該不是之前的屋主啦，畢竟好幾年前就已經抵押給銀行了。

姿 儀：那個男人自顧自地走了。你有聽到他剛才說什麼嗎？

冠 宇：嗯，他說大家看到我們一定會很高興。

姿 儀：我回去一定要跟他分手。不，我的重點是他剛才說神王跟修行什麼的，你不覺得這聽起來就超可疑嗎？

冠 宇：啊，應該，還好吧？

姿 儀：我們回家好不好？

冠 宇：我沉默不語，從門口射出的光芒照亮原本昏暗的庭園，冷靜下來仔細一看才發現這裡真的變得不多，看，那一旁半塌的棚子，是我們家族小孩子停腳踏車的地方，當年無聊的時候，我跟表兄弟姊妹們時常就在這個半大不小的庭院裡頭來來回回的騎著腳踏車，直到大人走出大門呼喊我們進屋子吃飯，種種回憶湧上心頭，我將視線轉往那燈火通明的老房子，我閉上眼睛，磨石子地板、通往二樓樓梯的紅色扶手、殘破老舊的沙發椅，然後還有外婆專用的搖椅，我突然有種強烈的渴望，想知道屋子現在到底長得怎樣。

姿 儀：喂！回家啦好不好？

冠 宇：喔、喔，好。

（停頓）

冠宇&姿儀：鑰匙！

（鑰匙晃動的聲音響起，成發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著）

成 發：（回音效果）來啦，進來坐坐吧，大家看到你們一定會很高興。

冠 宇：我覺得，進去稍微看一下，應該也沒關係吧？

姿 儀：我看著那棟老房子，腦中響起那種電影當中半隨著中世紀古堡會有的管風琴配樂，接著是雷聲，轟隆、轟隆。

冠 宇：幹快下雨了，我們趕快進屋子吧！

姿 儀：他拉著我下車，急忙奔過庭院，屋子在我眼前變得越來越大，那個透出光亮的門口彷彿是一張血盆大嘴，我們來到大門前廊，正欲進門的時候，我忽然看到方才我們蹲著的地方，躺著一隻被踩扁的壁虎屍體，然後我停下腳步。

冠 宇：怎麼了？進去啊！

姿 儀：我真的不想進去，我抬頭，好好地看了房子一眼，它很舊、只有兩層樓高，是台灣鄉下隨處可見的那種平房樣式，雷聲，一滴斗大的雨滴落入我的眼裡，管風琴配樂在我腦中轟轟作響，軋然而止。

冠 宇：我們兩人進到屋裡，客廳，或者應該說原本是客廳的這個空間裡頭坐滿了人，約莫有十多個人，席地而坐的他們全都盯著我們兩人瞧，我感覺

到姿儀緊緊抓著我的手。

姿儀：我從這些人的表情讀不出來他們究竟是怎麼看待我們的，那是在怪罪我們兩個闖入他們的世界當中嗎？抑或是.....。

成發：來，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新朋友。

（突然間掌聲響起）

成發：歡迎你們來到愛佳佳靈修聚會所。

冠宇：我們兩面面相覷。

姿儀：原本表情冷漠的眾人，突然之間臉上都露出大大的笑容。

成發：讓我跟各位兄弟姊妹介紹一下，這兩位以前就住在這裡，是前任屋主。

冠宇：你好你好，喔，不過我們其實不算前任屋主啦.....。

成發：我們今天能夠在這麼棒的地方聚會，都要謝謝這兩位把這裡整理的這麼好。

姿儀：但對方完全沒有要聽冠宇解釋的意思。

成發：所以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謝謝他們好不好！

（掌聲再次響起）

成發：我們的活動剛好進行到一半，怎樣，要不要先看一下？等一下結束後在帶你們四處參觀一下。各位兄弟姊妹，讓他們兩個一起參與大家說好不好？

冠宇：那個、我們.....。

（「好」、「沒問題」國台語夾雜，贊同的聲音此起彼落蓋過冠宇的聲音）

成發：好，那我們就繼續吧，剛才輪到誰了？啊！是榮生駒，來，請。

姿儀：那個叫榮生的男人站到眾人面前，他一臉不好意思的用臺語說。

群眾男：（台語）我前幾天接到一通電話，一開始我電話接起來，對方攏不講話，只聽到伊咧喘氣的聲音，我一聽駒就知影是我後生打來的，自從好幾年前他跟我冤家過後走出去，已經好幾年沒有打電話回來了，接到伊的電話，我真的足歡喜，我對電話講，是你嗎？是你嗎？爸爸等你的電話等足久了，是爸爸不好，彼咧時陣我不應該對你這麼歹，爸爸真的足後悔，你回來好不好？你回來好不好？（哽咽）

姿儀：我對這種場面一點抵抗力都沒有，我感到一股熱流衝上眼睛，底下也傳出零星的吸鼻子聲音。

群眾男：（台語）你怎麼都不講話，講話啊，爸爸在這啊。啊來電話就掛掉了，雖然伊從頭到尾都不曾講過一句話，但最少伊肯打電話來了，我知道伊一定是歹勢開口，不過最少我知道他過得很好，那樣就好了。（哽咽）

姿儀：現場一片靜默。

冠宇：（小聲叫姿儀）欸。

姿儀：（略帶哭腔）幹嘛啦。

冠宇：（自以為小聲但其實有點大聲）如果對方從頭到尾都沒講話，他怎麼知道對方現在過得很好？

姿儀：現場所有人都轉頭過來瞪我們，如果現場有洞，我一定會毫不猶豫把他踹下去。

冠 宇：啊，不好意思。

成 發：謝謝你跟我們分享這麼棒的故事，不要擔心，最起碼他現在已經願意打電話給你了，你們之後的關係一定會越來越好，大家說對不對啊！

（「對！」、「一定會！」、「加油！」各種聲音響起）

群眾男：（台語）其實這一切都要感謝仙仔，我後生會主動打電話來齣，都是伊的力量啦！而且是伊讓我知影齣，人不要太過驕傲，該回失禮的時陣就要回失禮，就算對方是你的係小也是一樣，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仙仔講，這擺是我前世種下的因，我這世人要來還，這樣也是沒法度耶。

冠 宇：（小聲對姿儀）等一下，「仙仔」？「仙仔」是誰啊？

姿 儀：齣，我哪知道啦！

冠 宇：現場所有人又再次轉頭過來瞪我們了。

姿 儀：啊，不好意思。

成 發：榮生，你真的很勇敢，謝謝你，來！

（成發作了個手勢，民謠吉他的背景音樂進，現場眾人跟著音樂節奏鼓掌，氣氛輕鬆和樂）

冠 宇：哇，居然還有音樂，真不錯。

成 發：今天的團體分享就先到這裡，大家可以慢慢往宿舍區移動了，跟之前一樣，伙食班的夥伴們已經在大廳備好食物，你們可以趁機跟其他組的成員交換一下今天的心得，外面好像下雨了，大家請小心注意腳步。

冠 宇：眾人起身往門口移動，我跟姿儀緊靠牆邊有些不知所措，經過我們的人都微微點頭向我們示意，比較熱情的甚至還緊握著我的手上下揮舞，我感覺自己的手都要被扯掉了。一個阿桑走近我們。

群眾女：（台語）剛才師兄講的，你們感覺安怎？我感覺真的呼人足感動的啦，實在是希望齣伊彼咧後生可以卡早回來，再安怎說也是家己的老爸啦你們說是末？

冠 宇：我笑得很乾，哼哼哼，是啦！

群眾女：（台語）我感覺你們也應該要留下來繼續參加這活動，這非常有意義喔！明阿仔若是能夠看到你們，阿姨我會很開心啦，齣，要留下來喔！

冠 宇：她走了，老實說，我真的很不會應付阿桑。

姿 儀：但是接著卻來了一個更難應付的人。

（背景音樂聲音隨著成發靠近而變大）

冠 宇：我也很希望哪天我走在路上也會有人幫我演奏主題曲。

成 發：怎樣，還好嗎？

冠 宇：蛤？

成 發：我說，還好嗎！

姿 儀：蛤？

（成發轉身向自己身後的樂手示意，音樂漸行漸遠）

成 發：好多了，不好意思我們的信徒都比較熱情一點啦。

冠 宇：喔，喔沒關係，你不用特地為了我們把主題曲關掉啦。

成 發：蛤？

冠 宇：喔，我是說那音樂聽起來感覺就是放了很多的感情進去，蠻好聽的、蠻好聽的。

成 發：喔，你是作音樂的嗎？

冠 宇：蛤？喔，沒有，我不是。

姿 儀：他在內政部上班。

成 發：喔，你是公務員？

冠 宇：啊，廣義上來說，算是啦。

姿 儀：一年一聘那種，隨時有可能被 Fire 掉。

冠 宇：才不會咧。

成 發：你們感情真好。

冠 宇：（跟姿儀同時）對啊！

姿 儀：（跟冠宇同時）蛤？

冠 宇：妳說什麼？

姿 儀：我說「對」。對了，還不知道要怎樣稱呼.....？

成 發：喔你們看！我光顧著問你們，完全忘記要先自我介紹了。我叫王成發，可以叫我發哥，很高興認識你們，那請問怎樣稱呼你們？

冠 宇：叫我華仔。

姿儀&成發：蛤？

冠 宇：你是發哥，周潤發，我是華仔，劉德華，我們可以搭檔去演賭神。

（停頓）

成 發：你男朋友還蠻.....幽默的嘛。

姿 儀：哼哼。

冠 宇：好啦不開玩笑了，我是冠宇，冠軍的冠宇宙的字。

姿 儀：我是姿儀。

成 發：歡迎你們。

冠 宇：這個靈修中心是你開的？

成 發：喔，不是，這件事情說起來有一點複雜，不如讓我請你們一起到食堂吃飯，順便好好地聊一下，相逢就是有緣，我跟大家也都很想再多認識你們（場外傳來附和的群眾聲音），不知意下如何？

姿 儀：我很想要拒絕他，我很想要趕快回家，我很想跟冠宇說我不喜歡這裡的氣氛，我的第六感告訴我說：永遠不要相信太過熱情的人。或許就是這先入為主的觀念，我總覺得眼前這名男人笑容不懷好意。但我懂冠宇，我想他會選擇。

冠 宇：很謝謝你這麼熱情的邀請我們，但我有點想回家了。

姿 儀：（姿儀吃驚的看著冠宇）竟然！

成 發：喔，為什麼這麼急著走呢？

冠 宇：我本來就是想來看看小時候住過的房子，懷念一下罷了，現在不僅看到房子，甚至連門都進了，我覺得我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再繼續待下去我覺得我會因為太感傷而忍不住哭出來。

姿 儀：我常常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認真的還是在開玩笑。

冠 宇：認真的開玩笑。喔，當然，如果你能讓我上二樓去走走的話我覺得會更好。

成 發：那有什麼問題，走吧，我帶你去二樓看看。(走了兩步) 唉呀！我忘了！

冠 宇：忘了什麼？忘了吃藥？(姿儀捏了冠宇一把) Ouch！

成 發：我忘記我們二樓現在有另外一個團體活動正在 Run，可能不是很適合進去打擾他們，那畢竟是我們神王親自帶的活動，通常都要到凌晨才會結束，所以才想說如果你們能住下來，明天可以引薦神王給你們認識。

冠 宇：說到神王，你們這到底是什麼宗教啊？

成 發：我們這個教比較小一點，你們可能沒聽過，但其實已經小有規模了，我們是天地仁教。期望能夠在遼闊的天地之間，尋回生而為人的真價值。

姿 儀：我跟冠宇兩人都一臉困惑。

冠 宇：這是.....從基督教還天主教分出來的嗎？

成 發：不是，這是我們神王一手創立的。

冠 宇：那個你們.....是不是會.....那個.....。

成 發：嗯？

冠 宇：就是一群人窩在森林裡面，把嬰兒放在祭壇上面殺掉然後讓大家輪流去喝他的血，諸如此類的？

姿 儀：(近乎尖叫) 我不敢相信有人居然會問得這麼直接。

成 發：會啊，而且我們不只殺嬰兒，還會殺處女跟性生活不檢點的青少年。

(停頓)

冠 宇：我突然覺得我們有生命危險了。

成 發：啊，哪一個部分？

冠 宇：哈哈，當然是.....。

姿 儀：你 閉 嘴。

冠 宇：沒有啦我是說我們跟嬰兒一樣純潔.....。

成 發：我們不是邪教。

姿 儀：我跟冠宇兩人對看一眼，這次我知道我們兩心裡想得是同一件事。

冠 宇：邪教才不會說自己是邪教，我這樣想但我沒說。

成 發：我知道你們現在心裡頭想得是邪教才不會說自己是邪教。

冠 宇：(冠宇跟姿儀同時後退一步) 哇靠，所以你們真的是邪教！

成 發：我問你們，你們有宗教信仰嗎？(兩人搖頭)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宗教對你們來說其實都是邪教吧？

冠 宇：「啪」地一聲！

姿 儀：聚光燈打在我的身上，我有個阿姨，她參加了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宗教團體，那幾乎可以說是台灣奇蹟了我覺得。詳細的活動內容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他們時常要組團去關心信徒、去做家庭訪談什麼的，甚至還常常跑到醫院裡關心重症病患，我從來就不知道他們哪來這麼多的心可以拿去關在別人身上。「啪」地一聲！

冠 宇：聚光燈打在我的身上，我曾經在 youtube 上看到一個影片，那是個大禮堂，禮堂裡頭的人們穿著顏色一致的服裝，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舞台正

中央，那正中央坐著一個一看就知道是師傅的人，背景放著氣氛令人愉悅的音樂，大家一同高舉雙手搖搖晃晃的。

姿儀：某天，鮮少跟她來往的我突然接到她的來電，她說，姿儀啊，最近還好嗎？還好，我說。然後她又說，姿儀啊，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不知道耶，我說。是喔，妳不知道喔，今天是妳媽媽的生日啊。然後她就哭了，那個阿姨就在電話的那端哭了，當下我真的不知該做何反應，我很明白她在批判我，那讓我感覺很不舒服，但問題是，她真的了解我們家的狀況嗎？不知道生日不代表漠不關心，那有可能只是我們家從來不幫彼此過生日而已啊！而我跟我媽，嗯，或許是有點矛盾，但那矛盾我相信並不比別人家多也不比別人家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狀態罷了。

冠宇：說真的，那實在很像我小時候在學校跳的某種健康操。乍看之下的確讓我感覺十分荒謬，但再仔細一看，影片中人人臉上都掛著心醉神迷的笑容，那開心愉悅的程度連我都想要參一腳了。至於我為什麼會點到這部影片呢？那是因為當時我正在逛一個專門分享笑話的網路論壇。這些人被當成笑話，他們自己知道嗎？知道了，他們又做何感想呢？

姿儀：待那個阿姨哽咽完，恢復冷靜之後，我們隨意說了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試圖化解尷尬，我必須說，當時我幾乎就感到內疚了，真的，但她的收尾又再次的將我拉回現實，就只是因為她在再見之後接了：「感恩蛤～」，我至今不確定究竟是「感恩」令人不爽，還是「蛤～」的尾音比較讓我火大呢？

冠宇：他們是邪教嗎？

姿儀：他們應該是邪教嗎？

冠宇&姿儀：或者，其實我們才真的是邪魔外道。

（停頓）

成發：老實說，我真的真的很希望你們能夠再多給我們一點時間，就算只是多待個一兩天也好，真正的實際參與我們的活動，然後再來判斷我們到底是不是邪教，我會這麼說，是因為天地仁教真的拯救了我，給了我力量，我希望你們也能跟我一樣。

（冠宇姿儀兩人面面相覷，停頓，背景音樂再次響起）

成發：好啦，再拖下去飯菜就要涼了，我們先去跟大家一起用餐吧，到時候我會再好好的跟你們介紹的。

冠宇：等一下，先讓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成發：請說。

冠宇：你到底是什麼人？喔，我的意思是，你不是一般信徒吧？

成發：喔，我啊，其實可以算是天地仁教其中一位幹部啦。

姿儀：喔，像是組長或副會長之類的嘛？

成發：啊，我們的稱呼比較.....那個.....古色古香一點。

冠宇：我有預感我會很愛。

姿儀：那具體來說到底是.....？

（成發正欲開口，從場外傳來熱鬧的招呼聲）

群眾男：右護法大使，快來吃飯喔！大家在等你呢！

（沉默，成發轉頭看向姿儀，有口難言，姿儀拍肩表示同情；成發轉頭看向冠宇，欲言又止，冠宇拍肩但笑得很賤）

冠 宇：我知道，金庸有寫過，日月神教，大名鼎鼎的向左使，你好你好。

成 發：啊，我是右護法。

冠 宇：喔，楊右使，你好你好。

成 發：我不姓楊.....算了，拜託叫我發哥就好。

冠 宇：（學周潤發唱威士比廣告歌）勞工兄弟，免驚免怨嘆～。

姿 儀：發哥帶著我們兩往餐廳移動，走出大門的時候雨已經停了，冠宇沿途不停的講爛梗，那些梗簡直爛到讓人難以忍受，發哥很可憐的只能陪笑，冠宇雖然平常就不是個正經的人，但今天真的太超過了。（停頓）可是我知道，他之所以這麼 High。

冠 宇：是因為我很緊張，打從踏上這座山頭以來，我一直都很緊張，我很懷念這裡，有時候做夢還會夢到我小時候在這裡度過的那些日子，感覺發哥沒有惡意之後我整個人放鬆下來，回憶一口氣湧上逼得我只能透過不停的講話好讓我自己可以活在當下。我們走出屋子回到中庭，旁邊那棟別屋是專屬於堂哥跟大伯的，一樓是倉庫停放著重型機車，二樓做成和室格局，裡頭還有一套爵士鼓，你聽！我甚至都還能聽到從二樓窗戶傳出陣陣的鼓聲.....。

（冠宇閉上眼睛仔細聆聽，傳出短促而痛苦的呻吟）

姿 儀：欸，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冠 宇：妳也聽到了嗎？

姿 儀：這聲音好恐怖！

冠 宇：怎麼會？妳沒聽過人家打爵士鼓嗎？

（傳出呻吟聲，停頓）

姿 儀：你說這是爵士鼓？

冠 宇：發哥，這是.....什麼聲音？

成 發：什麼？

（傳出呻吟聲）

冠 宇：你聽！

成 發：喔，我們也不知道，這陣子時常會聽到這個聲音，有時候連白天都有，信徒猜說應該是後山的野貓在叫春。

（傳出呻吟聲）

冠 宇：喔.....是有一點像啦，不過乍聽之下有點像是從別屋傳出來的齁。

成 發：應該不可能吧？

冠 宇：那別屋現在是幹嘛用的？

成 發：基本上是倉庫，堆放我們的雜物。

冠 宇：嗯，我想進去看一下。

成 發：（停頓）喔好啊。

姿 儀：欸不要啦。（停頓）拜託。（停頓）我們.....先去吃飯好不好？

冠 宇：嗯。

（三人離去，姿儀停下腳步轉頭看向別屋方向，隨後跟上兩人快速離去，再次傳出呻吟聲，呻吟聲逐漸變大）

3.

（一個邋邋的男人走出，背後跟著幾個活屍，呻吟聲便是從活屍們的口中發出的，男人無助的蹲下，活屍們逐漸靠近將之團團包圍，輕快的音樂傳出，眾活屍一轉變得相當有活力，唱出青春無敵的輕快歌曲，男人逐漸被輕快的氣氛所感染，也加入隊伍當中跳起來舞來，但慳扭的肢體顯得十分格格不入）

歌 詞：早晨七點騎著腳踏車上學去，
見到學長想出聲卻感到猶豫，
不敢奢望進入你那愛的領域，
只盼你能轉頭看我一眼，只要一眼，啊～～～
獵愛少女，
好想見你（合音）
獵愛少女，
好想念你（合音）
我就是，獵愛的少女。

眼看學長請假心想不如歸去，
手撐著臉冷看一切了無生趣，
忽見窗外喜鵲飛過打破憂鬱，
我看出那是你愛的化身，愛的化身，啊～～～（聲音消失，其中一名群眾舞者掏出一把獵槍對空射擊，發出喜鵲的慘叫聲跟落地聲，停頓，音樂繼續）
獵愛少女，
好想見你（合音）
獵愛少女，
好想念你（合音）
我・整個・完全・Total 就是・獵愛的少女。

（歌詞重複，眾人繼續跳著青春舞蹈，但合唱漸趨小聲，最後只剩男人突兀的獨自唱著獵愛少女，場外傳來敲門聲）

母 親：（台語）吃飯喔！

（男人緩緩停下腳步，身旁的群眾也越跳越慢，再次緩緩進入活屍的狀態並發出呻吟聲）

裕 申：地獄人滿為患，死人都從墳墓裡頭爬出來在這個世界走來走去，喬治羅米羅說的是真理，現實的女人就像活屍一樣，大概是地獄不收才跑來人間瞎攪和，贛你娘到底哪裡才是陰間我都看不懂了。（停頓）女人都是活屍男人要怎麼辦？不管帥哥醜男通通自己來，欸這句好像不錯.....不過獵愛少女組還是很可愛，如果有殭屍，我就可以順理成章的把人頭打

爆，她們應該會覺得我很帥。

母親：(台語) 吃飯喔！

(群眾繼續跳舞但動作緩慢)

裕申：好想要待在上山被可愛的女孩子包圍喔，不知道耶，那一定很開心啊，啊，如果有個神祕組織基地就設在台灣的山區，只開放可愛的女孩子加入，然後那個組織的頭頭其實是外星人，也是造物主，人類幾萬年的歷史都是由他一手掌握的，他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耶穌、佛陀、穆罕默德，其實都是同一個人，或甚至凱薩大帝、拿破崙、希特勒這些歷史上的獨裁者也通通都是他，到了現代他就默默的躲在台灣的某座不知名的山上，看著這個世界的人們靈魂來來去去的，每個人死了，靈魂都會被射到宇宙去，他可以看穿每個人的一生，死掉的那個瞬間便由他來判斷你必須射到多遠才能停下來，近一點的就停在月球跟地球之間，遠一點的就射到冥王星等待輪迴.....啊靠冥王星好像被除名了，唉叻算了啦，反正大家對九大行星還是比較熟一點，喔對，射出去的是一道白光，只是肉眼看不到而已，不錯耶，跟射精有呼應到。

(激烈的敲門聲響起)

母親：(台語) 趕緊出來吃飯喔！

裕申：(台語) 齁真的足靠北捏！煩死啊！（停頓）射出去的靈魂就在宇宙等這個造物主 call 他們回來地球完成輪迴，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選兩個品質最優良的靈魂，讓他們轉生成為左右護法，然後留在自己的身邊處理各種人世間的大小瑣事。

(激烈的敲門聲再度響起)

裕申：(台語) 贛機拚喔！尚婆現在是要比誰比較會撞門是不是啦！

(敲門聲響起)

4.

(敲門聲響起)

姿儀：我醒來，滿頭大汗，我夢到自己變成女子偶像團體的其中一人，我們在台上奮力的唱歌跳舞，底下雖然站滿了觀眾，我卻看不清他們的神情，他們就只是搖搖晃晃地站著動也不動，忽然一個奇怪的胖子插了進來跟著我們一起唱唱跳跳，而且他唱的奇爛無比，但台下的觀眾卻依舊沒有任何行動，彷彿那個胖子並不存在，接著舞台上降下一顆巨大玻璃球，燈光打上，玻璃球開始旋轉，底下觀眾似乎 high 了，大家開始舉起手來揮舞，然後我在燈光的間隙中逐漸看清他們的臉，那是一張張迷茫、腐爛的臉，對，就像活屍一樣。我越來越害怕，感覺他們下一秒鐘就會爬上舞台，抓住我的四肢，撕裂我的肚子把我的腸子拖出來。

(敲門聲響起)

姿儀：然後我就醒了。等我一下！我下床，簡單梳洗過後開門，一個有點眼熟的阿桑站在我眼前。

麗卿：嗨，睡得好嗎？

姿儀：我把門關上，整理一下自己混亂的腦袋，回想起昨天晚上的情形。

冠宇：我們來到宿舍區，這棟建築物是我小時候沒有的，看起來是還蠻新的，成發把我們介紹給信徒們認識，大家都很熱情，其實是還蠻開心的。

成發：來，我介紹一個人給你們認識。

麗卿：歡迎你們，你們就是發哥說的前屋主吧。

冠宇：啊，勉強算是啦。

麗卿：我是麗卿，因為我是左護法，所以大家也都叫我左師姐啦。

冠宇：喔喔，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左護法，失敬失敬。

姿儀：接下來的對話內容我有點想不起來，大概是不太有趣吧，反正就是不熟的人彼此間會有的那種寒暄。但就在某一個瞬間，整個大廳突然安靜下來，所有人的視線全都投向大門。

冠宇：我感覺，接下來要出現的絕對是個重量級人物。

姿儀：身旁的人緩緩舉起雙手，彎成杯狀，小心翼翼的捧著什麼東西似的，我不得不說當下我真是被在場眾人的舉動給嚇呆了，但沒想到更厲害的還在後頭。

（門口噴出乾冰，五光十色的俗豔燈光亮起）

冠宇：哇靠到底是誰在控燈跟特效的啊？

成發&麗卿：恭請神王！

群眾：恭請神王！

姿儀：一個人影從煙霧中緩緩走出，我眯著眼睛，想要看清來者究竟是何許人也，但同時我也將冠宇的手像這樣子給折到後方。

冠宇：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啦，哈哈哈哈哈。我在心中幫忙配音，但沒有真的說出口，因為姿儀緊抓著我的手不放，這是她的最後通牒，只要我一亂講話，學過功夫的她就會用力把我的手給折斷。

姿儀：然後，我逐漸看清楚了這位所謂神王的模樣。

（沉默）

姿儀：總之，冠宇跟我討論過後，覺得趁著這個機會體驗看看所謂的靈修似乎也不是什麼壞事，喔，當然，我們兩個都說好絕對不要做出那種高舉雙手恭迎神王的怪動作就是。我們分別被安排住進男宿跟女宿，修行期間男女分房是靈修中心的規矩，我們也就入境隨俗從善如流。

麗卿：嗨，睡得好嗎？

姿儀：嗯，還蠻好的。左護法親自來叫我起床著實讓我有些吃驚。

麗卿：看到我有覺得很驚訝嗎？

姿儀：老實說有一點。

麗卿：我們一向都是這樣招呼新人的，神王總是告訴我們新人剛進到新環境，一定都會比較怕生，所以總要求我跟右護法要多多關照新人啦。

姿儀：即使我們最多只能待到明天就要走了也一樣嗎？

麗卿：當然，相逢就是有緣，天地仁教最重視的就是緣份還有因果，你們兩今天來到這肯定是有原因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這些都是前世就註定好的。

姿儀：這些話語聽起來簡直就是老生常談，我實在聽不出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但在台灣，對他人的信仰提出質疑，就跟對他人的政治取向表示意見一樣是大忌，所以我也不便多說些什麼。那我們今天要做些什麼呢？

麗卿：今天妳就跟著我的組一起走吧。

姿儀：那冠宇呢？也在這一組嗎？

麗卿：沒有，他在右護法那邊。

姿儀：.....好的。

麗卿：緊張嗎？別擔心，我們修行很輕鬆、很好玩的。

姿儀：說實在，我真的是還蠻擔心的，我擔心冠宇會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瘋狂亂講話給自己惹禍上身。

麗卿：那我們走吧！

姿儀：我跟著麗卿來到餐廳，途中發生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小插曲，雖然不值一提，但還是簡單說一下好了。在打飯的時候，冠宇遠遠看著我，衝到我面前，他拉起我的手。

冠宇：快！這裡很危險我們快逃！

姿儀：我就用這種表情看著他。

冠宇：呿，妳怎麼這麼冷靜啊？

姿儀：我輕輕地用手把他臉上的飯粒拿掉，無奈的對他笑了一下，他很智障沒錯，但我就是沒辦法討厭他。總之，簡單用過早餐之後我來到外頭，外面老早就集合了一批信徒，我仔細觀察那些信徒們，想看看到底都是哪些人才會信教信到不惜上山求道，但看不出所以然，那邊那位的看起來像是普通的糟老頭、這邊這位看起來像是普通的死大學生，再過去那邊的穿著短褲露出長長的腿毛，但身材健美活像是運動選手，然後站得離我比較近的這個呢是個濃妝豔抹的漂亮女孩，我以為這些人是來山上靈修的，看來她顯然俗事未了。而眾人的共同點大概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看起來都有點累的感覺。

麗卿：今天我們組的行程就像之前說的，先淨山，然後再請陳教授帶領我們認識山裡的各种植物。

姿儀：那個糟老頭朝著大家露齒而笑，真是人不可貌相，不過，什麼是淨山？

群眾女：天地仁教非常重視地球的健康。

姿儀：地球的健康？

群眾女：是的，所以做好環保、跟地球和平共處也是我們修行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姿儀：喔，撿垃圾。

群眾女：淨山。

姿儀：去山上撿垃圾。濃妝女氣呼呼地走了，這女孩簡直玻璃心，我很想對她說，這麼容易受傷的話可是沒辦法在這個艱苦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的。不過，這邊是撿垃圾，不知道冠宇那邊在幹嘛呢？

冠 宇：我在做肥皂，號稱環保無毒的手工肥皂，材料是.....。

群眾男：回鍋油 700 克椰子油 300 克氫氧化鈉 160 克冷水 370c.c.新鮮的左手香
大約 30 克食用鹽約 20 公克。

冠 宇：喔對左手香是一種植物，他們後山自己有種，之所以特別解釋是因為我
剛才還特地舉手問老師說，老師，為什麼是左手香而不是右手香？（群
眾笑）我很愛講讓人笑不出來的爛梗我知道，重點是我還真的不知道這
到底好笑在哪。這讓我發現，這些來修行的人們大家都蠻愛笑的。

群眾男：這一桶是回鍋油，我之前有一次做的時候還不小心沾到衣服，回家的時
候我兒子衝過來抱我，結果他居然對我說，哇，爸爸你是不是偷偷買鹹
酥雞來吃啊！（群眾笑）

冠 宇：這不禁讓我懷疑起昨天神王出場時那個嚴肅、神聖，而且還搭配很多特
效的狀態究竟是不是我自己夢到的。

群眾男：首先這個廢油要先用網篩濾除殘渣，然後將水及左手香用果汁機打爛，
越爛越好，只是單純放到爛沒有用喔（群眾笑），然後再加入食用鹽。

冠 宇：我開始覺得不耐煩了，我喜歡講爛笑話，但我不喜歡聽爛笑話，更別提
說聽到別人因為別人的爛笑話而笑出來，這會讓我渾身不對勁。

群眾男：將氫氧化鈉放入鍋內，慢慢加入左手香液攪拌均勻，攪拌過程中請記得
一定戴手套，不然你的手就會跟左手香一樣爛掉喔（群眾笑）然後讓油
跟氫氧化鈉溶液都分別加熱到五十度左右的時候再把他們混合在一塊，
要細心的攪拌，充滿愛的攪拌（群眾笑）。

冠 宇：我看他攪拌得很專心，信徒們也笑得很捧場、看得很認真，我決定慢慢
地 fade out，自己好好的在這棟屋子裡探索一番。我悄悄地走出房間回
到昨晚聽分享會的客廳，然後沿著樓梯向上來到二樓。我探頭探腦的四
處閒晃，但就在我走到以前阿公阿嬤的主臥房前面的時候，突然聽到奇
怪的聲音從裡頭傳出。

（富有節奏感的「啪」、「啪」、「啪」、「啪」的聲音響起，還不時地伴隨著壓抑的
哭泣聲從房間傳出）

冠 宇：我奇怪的片子看得不少，知道這是什麼聲音。我試著想要聽著更清楚一
點，於是我逐漸向那扇門靠近，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只差一點，我的耳
朵就要貼到門上去了。

成 發：你在幹嘛？

冠 宇：我簡直嚇到頭上都冒出驚嘆號了！沒、沒，廁所、廁所在哪啊？

成 發：廁所怎麼會在這裡呢？而且你以前不是在這裡住過嗎，怎麼會不知道？

冠 宇：對……我想起來了，在一樓……，喔不過主臥室裡應該也有一間啦……。

（沉默，啪啪聲跟啜泣聲持續著）

冠 宇：我是不是……聽到什麼不該聽的聲音了？

成 發：（嘆氣）既然你都聽到了。

冠 宇：既然我都聽到了？

成 發：那我只好。

冠 宇：那你只好？眼前這名男人露出笑容，我說不上那是個怎樣的笑容，好像

有些疲憊、卻又有些慈祥，總之不是什麼讓人不舒服的笑，可不知怎麼地，我覺得我不喜歡那個表情，一點都不喜歡，然後我看著他把手伸進西裝外套裡頭，我想要回家，我腦中突然浮現姿儀的臉。

6.

姿儀：我滿臉是汗氣喘吁吁，這才想起這幾年我其實很少出門運動，幾年前我甚至還是個空手道黑帶少女！但現在體力卻跟平均薪資一樣倒退二十年，我偷瞄那位濃妝女郎，即使她現在臉上妝看起來活像歌舞伎臉譜卻依舊健步如飛，年輕真好。

群眾男：這個葉子很大片，一群一群長在一起的是所謂的海芋駒，比較常聽到的還有姑婆芋這種稱呼，它有另外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做滴水觀音。

（以下教授的植物介紹化做襯底，音量轉小，以其他角色的對白為主）

群眾男：這個名字是因為如果你周遭環境水氣很多，會從它那個闊大的葉片上往下滴水，那個花啊外面會有大型的綠色佛焰，看起來像一艘小船，又像是觀音座的樣子啦。可是大家要小心的一點是，她是有毒的，如果你不小心誤食的話會導致你舌頭麻木腫大，中樞神經中毒啦，吃到它的塊莖的話會引起你喉嚨腫痛、嘴巴麻痺，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好，我們繼續來看這個，這個是……。

姿儀：趁著教授介紹植物的當下，我決定要好好的放空休息一下。低頭看了大家手中提的垃圾袋，裡頭裝滿了各種足以證明登山客這種生物確實存在的遺骸，我的袋子裡卻只有一瓶空的寶礦力水得，而且那瓶還是我自己喝的，我想了一下，為了不讓別人覺得我沒有在認真工作所以決定隨便拔幾片葉子，混合一些土塞到我的垃圾袋裡頭，起碼讓他看起來顏色繽紛一點。

麗卿：還習慣嗎？

姿儀：這個阿桑在我忙著將土塞進袋子裡的時候出現在我身邊，我很困窘的默默將袋子挪到自己身後藏起來。喔、喔，蠻好玩的、蠻好玩的。

麗卿：那就好。

（停頓）

麗卿：有沒有覺得跟妳原本對於靈修的想像很不一樣？

姿儀：嗯，我本來以為所謂的靈修應該會更神祕一點才對，還真的沒想到居然會這麼像小學生的校外教學。（麗卿笑了）話剛說完我就後悔了，這種沒禮貌的蠢話應該是冠宇才會說的。不好意思我真的沒有批評的意思，我覺得這樣的活動讓人很放鬆很好。

麗卿：不要緊張，我知道，妳說的沒錯，這真的很像校外教學，但這就是神王想要的，他覺得現代人活得太辛苦了，大家應該要稍微放慢一點腳步，多接觸大自然，藉由這些活動來把自己靈魂裡頭的雜質洗掉，否則到時候就必須要把靈魂送到太陽系之外才有辦法自救了。

姿儀：我……後面有點聽不太懂。

麗卿：沒關係，我們每天下午都有安排神王集體開示的時間，這幾天下來妳會

越來越清楚的。

姿儀：好……。眼前這位阿桑讓我想起一個故事：一位母親生病了，他的兒子帶著媳婦煮好的魚去探望他，母親滿懷期望打開一看，發現只有魚頭而已，他的兒子一派天真不帶一絲惡搞心態說，媽，妳不是最愛吃魚頭的嗎？眼前這位阿桑她心滿意足的看著眼前和諧的景象，即使她看起來是那麼地疲勞，她還是想要全心全意的關心這一切。那個，左……師姐？

麗卿：沒關係，不習慣的話可以隨便叫我阿姨就好。

姿儀：不好意思，好，阿姨，妳為什麼會加入天地仁教，甚至還當上左護法呢？

麗卿：因為我相信神王呀。

姿儀：說完這句話之後她笑了，彷彿自己講了什麼很可笑的話一樣。

麗卿：畢竟神王口中的世界真的太美了，你們昨天應該也見過他了吧，怎麼樣，在妳眼中他是個怎樣的人？

姿儀：啊，很胖。阿姨大笑，笑到原本專心聽講的信徒們都紛紛轉過頭來，她笑著揮揮手表示沒事。

麗卿：妳真的是很幽默，他以前沒那麼胖啦，他是最近全心投入整個天地仁教，沒空運動齣，才變得這麼胖的啦。要我說的話，我覺得他是全世界最溫柔的人。他啊，最早是在社區里民活動中心教國標舞的。

姿儀：我在腦中幻想那個胖子靈活地扭動身體的模樣，感覺實在不可置信。

麗卿：後來才在上課之前花一點時間偷偷地傳教，當時根本就沒什麼人理他，甚至還有人覺得他瘋了而跑去跟里長告狀。可是當我第一次聽他說出他的宗教觀的時候，我整個人就被吸住了，他口中的那個世界，真是太迷人了，於是我自告奮勇跟他說，我想要幫他傳教，讓更多人認識他，一開始也是很辛苦呢。

姿儀：那個迷人的世界，就是妳剛才說的那些讓我有點聽不懂的東西，什麼把靈魂的雜質洗乾淨之類的？我們隨著人群移動，默默地來到一塊開闊的空地。講解植物學的教授退下，（群眾掌聲響起）取而代之站出來領導大家的是昨天在發哥身旁演奏音樂的那幾個樂手，他們指揮大家站好定位，但似乎是因為左護法就站在我身邊，他們並沒有過來請我加入隊伍當中。

（音樂響起，群眾們紛紛隨著音樂起舞）

麗卿：我很樂意跟妳說，神王的世界為什麼這麼迷人。

7.

（音樂跟群眾的舞蹈持續，眾人顯得有些恍惚）

裕申：以他為中心的那個組織裡頭的人類，不再使用語言溝通，語言太過沒有效率而且容易出錯，眾人的意識全都透過無線網路連結到同樣一個資料庫、同一個母體，他們共享彼此的感情、還有想法。當然，這對他來說也是個實驗，畢竟幾千年來，他試過太多太多的辦法想要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他曾經讓人們相信自己是唯一的真神，失敗；他曾經建立起不只一個輝煌而且偉大的帝國，失敗；他曾經運用絕對強大的武力隻

手遮天，讓恐怖籠罩這個世界，結果還是失敗。他對人性失望透頂，無數次的輪迴也無法消除人類天生的叛逆性，所以他才躲到這個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島上，他太老又太累，即使他覺得這次總算能夠實現一個沒有紛爭的完美世界，他還是小心翼翼的從這個不到五十人的團體開始實驗，畢竟，他每次都很有自信，卻都還是徹底的失敗了。而現在，雖然他看著眼前這些意識合而為一，翩翩起舞的人們感到心滿意足，但總還是有些揮之不去的隱憂，他閉上眼睛回憶那場戰爭。

（音樂逐漸轉小，群眾緩緩退去，敲門聲響起，裕申毫無反應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裕申：那是一場壯烈的戰鬥，那是為了搶奪上古之神，啊，雷那多帕雷斯所用過的左腿義肢。當時的他，必須同時面對地球上發生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來自宇宙的威脅，最後，他用盡全力，奪回了那條腿，卻輸了戰爭。人類真的是不知感激。而他知道，這一切的失敗都是因為有背叛者的關係。

（敲門聲響起）

裕申：左右護法，一男一女，都是萬中選一的強韌靈魂，可是太過聰明也是個問題，最近，他不斷感覺到有一股黑暗的力量逐漸膨脹，那股力量他曾經在二戰期間感受過，但就在戰役平息之後便消失了，這一次他很清楚的知道，力量就依附這兩位護法其中一人當中……。

（門外傳來母親的聲音）

母親：裕申，讓媽媽進去好不好？裕申，拜託你讓媽媽進去好不好？裕申，你出來跟媽媽好好說，我們來想辦法好不好？

裕申：幹你娘！妳不要吵我妳很煩！跟平常一樣把飯放著就好好不好，我拜託妳好不好？妳這樣鬧我都沒辦法好好寫東西了吼叻！

（沉默）

裕申：那場不為人類所知的宇宙戰爭就叫做「血腥的阿搭馬爬塔之戰」好了。

（門猛地被撞開，一條長長的人影投射進屋內形成詭譎的效果）

裕申：齁妳憑什麼進來我房間啦妳出去妳出去妳出去啦！

（燈暗，霎時陷入沉默當中，場上一片漆黑）

8.

（打火機亮起，成發點燃自己口中的香煙）

冠宇：老實說，你剛才把手伸進口袋裡面我真的有嚇到。

成發：你以為我要幹嘛？

冠宇：啊，拿槍出來射我之類的。

成發：怎麼可能，你真的很誇張。

冠宇：齁，誰叫你在那邊講些什麼「既然你都聽到了，那我只好」這種容易讓人誤會的話啦，通常電影這樣演齁，下一幕就是有人失蹤或是被一槍打死了啦。結果誰知道你只是把煙叼在嘴上，然後很酷的擺頭，像這樣（模仿一下硬漢擺頭的模樣），叫我出來外面而已。

成 發：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你哪些話是開玩笑，哪些話是認真的。

冠 宇：好嘛，那你剛才想說的到底是什麼？

成 發：我想說，既然你都聽到了，那我只好好好的跟你解釋一下了。

冠 宇：所以那個聲音，真的是像我想的那樣嗎？

（成發抽煙沈默不語）

冠 宇：哇靠，這就是你昨天晚上說的，所謂需要神王親自帶領的特別活動？

成 發：嗯。

冠 宇：天啊！

成 發：我希望你不要搞錯了，信徒們都是百分之百自願參加的，這個儀式對天地仁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冠 宇：你們神王也太爽了吧！

成 發：我不懂你的意思。

冠 宇：這樣難道不會被告嗎？

成 發：我說了，信徒都是自願的。

冠 宇：等一下，男信徒也要參加這個儀式嗎？

成 發：嗯。

冠 宇：天啊！

成 發：唉，我就知道對我們不夠了解的人一定會有這種反應，所以我們才會希望新的信徒都從外圍這些比較輕鬆的活動先開始，再慢慢進入這個階段，你們預計只待個兩天，本來就沒有讓你們參加這個活動的意思，你沒有辦法接受我們的話也沒關係。

（成發從口袋掏出鑰匙）

成 發：我昨天晚上回房間才想到忘記把鑰匙還給你們。

（冠宇接過鑰匙）

成 發：你等會兒就帶著你的女朋友下山去吧，但是我希望你們不要干涉我們的靈修。

（沉默，成發將香煙捻熄準備轉身離去）

冠 宇：等一下，我可以再問一個，啊不，一些問題嗎？

成 發：請說。

冠 宇：參加那個儀式的信徒可以自己選擇對象嗎？

成 發：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但基本上是全部人都輪著上。

冠 宇：就算對象跟我一樣是男的也要咬著牙撐過去？

成 發：我是沒看過有人拒絕啦，但如果真的很排斥某些特定對象的話，神王應該也會尊重你的意願。

（停頓）

成 發：怎麼，你想參加？

冠 宇：老實說我是有一點點興趣啦，可是又擔心姿儀沒有辦法接受，她這個人觀念比較保守啦。

成 發：那有什麼問題，先不要讓她知道你有參加這個儀式就好啦，等你自己親身體驗過，感覺不錯你再邀她一起來不是挺好的嗎？

冠 宇：啊，就一個男朋友的立場來說，可以的話我是希望她不要參加啦……。

成 發：看得出來你很珍惜她。

冠 宇：哈、哈哈，還好啦。

成 發：那我晚點跟神王討論一下，晚上就臨時讓你加入吧。

冠 宇：（拱手）謝右護法大使。

成 發：拜託不要這樣。

冠 宇：喔，謝發哥。欸對了我想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成 發：請說？

冠 宇：現場有沒有，啊，那個，保護措施之類的……。

成 發：喔，我們有一個醫師全程都在場，只要稍有危險就會喊停，不要擔心。好啦，你就好好期待吧，但是你現在就先跟著原來的團隊，晚上到了我會叫你。

（別屋方向傳出呻吟聲）

成 發：（若有所思）貓又在叫春了。

冠 宇：連我都想叫了。

成 發：什麼？

冠 宇：沒事沒事。

（成發離去）

冠 宇：我聽從發哥的指示回到原來的團隊當中繼續做肥皂，卻很難集中注意力，我知道印度教似乎有所謂的陰陽雙修，也曾經聽過不少所謂的邪教有那種女信徒獻身給神王的儀式，或是雜交之類的，但卻從來沒有親眼見識過，更別提實際下去參加了。我一邊捏著肥皂，一邊想像；下午的行程是做手工蠟燭，我依舊是一邊捏著蠟燭，一邊想像，我又興奮又緊張，說不抱任何期待也是騙人的。在活動之間沒有休息時間，取而代之的是團體歌舞活動，我一向看不起這種團體土風舞，但今天卻一反平常反社會的模樣，全心投入。他們把靈修群眾的時間塞得很滿、很滿，但此時的我並不太在乎，我有些期待晚上的到來，想開開眼界。

9.

群眾男：不好意思佔用大家這麼多時間，這個又臭又長又搞不清楚重點的故事總算即將進入尾聲，冠宇跟姿儀兩人在各自的團體中懷抱著截然不同的心思面對夜晚的來臨。但很抱歉的是，在夕陽西沉之前，還有一些不能避而不談的事情必須要交代，還請大家多多包含。

（群眾男打了個手勢，左手邊聚光燈亮起，底下站著左護法李麗卿）

群眾男：左護法大使，本名李麗卿，年齡五十二歲，是個隨處可見的阿桑，而且，就跟其他的阿桑一樣，她心地善良，觀念保守，討厭衝突，在電視上看到年輕人走上街頭被打得頭破血流會感到痛心疾首；在捷運上看到年輕人佔據博愛座會請他起立讓座給其他的老人，但從來就不曾要求別人讓座給自己；而她在家的時候，也只能用任勞任怨四個字來形容。

（群眾男打了個手勢，李麗卿消失，右手邊聚光燈亮起，底下站著蘇裕申）

群眾男：這個男人名叫蘇裕申，是李麗卿跟他老公蘇先生的獨生子，從小就在倍受關愛的環境中長大，生活不虞匱乏，他們家庭雖然稱不上富裕，但好歹也是個隨處可見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總在能力範圍內盡其所能的滿足他的需求。大學時期，是他人生頭一遭離家遠行，大概就是從嘉義到台中的距離這麼遠。他喜歡上一個女生，同班同學，但高中就讀男校的他從來就不知道如何跟女生相處才好，這件事也從來沒有人教過他，所以即使他對那個女孩獻出百分之一百二十分的殷勤，即使他從來就不曾告白過，但卻鬧得全校人盡皆知，後來，女孩對他越發冷淡，最後，女孩跟另外一個男孩在一起，大學畢業，故事結束。

蘇裕申：她不喜歡我，一定是因為我不高不帥不有錢，我又矮又醜又窮又廢，沒有資格活在這個世界上。我曾經偷偷抓了一隻流浪貓，但當我把手伸到牠的脖子上，用力用力再用力的時候，牠發不出聲音，只是瞪大雙眼緊盯著我，我哭了，我下不了手，然後我就把牠放走了。

群眾男：蘇裕申畢業回家，從此再也沒有出門。

李麗卿：我的兒子回家，變了一個人，沈默寡言不多話，一開始我也覺得沒關係，暫時不想找工作也沒關係，起碼他還願意乖乖待在家，沒有變壞就好。可是每當我想要關心他的時候就會挨一頓罵，他嫌我煩。第一年覺得還好，第兩年我開始求神拜佛，第三年我加入慈濟的同時也上教會，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然後我在學國標舞的同時也接觸到神王，他說，這都是裕申的靈魂承受了太多上輩子殘留的雜質造成的。

群眾男：神王他還說。

麗卿&裕申：要是人跟人之間都能互相理解就好了。

10.

（姿儀來到餐廳，四處張望）

姿儀：妳有看到冠宇嗎？

群眾女：喔，昨天跟妳一起來的那個男生嗎？

姿儀：對。

群眾女：他下午還跟我們一起做蠟燭，後來好像跟著去參加神王主持的活動了。

姿儀：是嗎？在哪？

群眾女：主屋二樓，跟昨天一樣晚一點就會回來了。

（信眾圍繞成一個圓圈，冠宇也身在其中，神王跟第四場一樣，只有乾冰、燈光跟影子，燈光閃動表示他正在說話）

（燈光閃動，一名女子站到中心位置）

群眾女：我是個沒用的女人。

（「沒錯」、「妳是」、「垃圾」、「爛透了！」群眾聲音響起，冠宇嚇呆了，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群眾女：我一直想要減肥，我這麼胖根本沒有人會喜歡我、沒有人會愛我，可是我還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只要沒有人看到，我就會偷吃東西，吃完

之後衝到廁所催吐，吐完再吃，我意志力薄弱，我需要把我靈魂裡頭的雜質去掉，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母豬」、「胖子」、「死肥豬」、「廢物」群眾聲音響起，冠宇逐漸退出圓圈之外。神王燈光閃動，群眾開始輪著上前去呼那個女子巴掌，女子啜泣，「啪啪」聲不絕於耳）

冠宇：你們在幹嘛？

（眾人無動於衷，動作持續）

冠宇：（大聲）你們現在到底在幹嘛！

（冠宇衝到女子面前護著她）

冠宇：這太過分了！

（群眾面無表情，神王燈光閃動）

冠宇：我聽你在屁！來，我們走。

（冠宇拉著女子的手，女子只是低頭啜泣但一動也不動）

冠宇：神經病！

11.

（冠宇開始奔跑，場上其他人逐漸離他遠去）

群眾男：冠宇從主屋二樓跑出來經過中庭來到宿舍區。

（姿儀出現在他面前）

姿儀：（手上拿著食物）嗯？神王的活動結束了？

冠宇：（拉起姿儀的手）我們走。

姿儀：欸，你！

（冠宇牽著姿儀的手開始跑起來，成發靠牆而立，嘴上叨著煙出現在兩人面前）

冠宇：走開！

（成發微微側身表示讓路，冠宇跟姿儀繼續跑起來，成發逐漸遠離）

群眾女：冠宇拉著姿儀的手從宿舍區回到中庭，朝著他們的車子頭也不回的急奔而去，突然，那個在前一天晚上困擾著他們的聲音再次響起，他們因此停下腳步。

（別屋傳來呻吟聲，兩人看向聲音傳來的方向）

群眾男：這次是冠宇想走。

（冠宇拉著姿儀的手想走，但姿儀不走）

群眾女：可是姿儀依舊盯著別屋動也不動。

群眾男：姿儀開口了。

群眾女：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麼聲音。冠宇說。

群眾男：這些信徒都是瘋子，我們還是快走吧。

（別屋再次傳來呻吟聲）

群眾男：陳姿儀眼神堅定的對冠宇說。

群眾女：你要走就先走吧，我可以保護我自己。冠宇說。

群眾男：你不要在這種時候鬧我拜託妳！陳姿儀眼神堅定的看著林冠宇。

群眾女：林冠宇說。

群眾男：幹！

群眾男&群眾女：兩人往別屋走去。

群眾男：咿呀～。

群眾女：這是大門太久沒上油所發出的聲音。

群眾男：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群眾女：這是走樓梯上二樓的聲音。

（呻吟聲越見清晰）

群眾男：冠宇循著記憶摸到牆邊的電燈開關，他按下去。

群眾女：燈光大亮，然後他們兩人同時看到一名男人被綁在柱子上，半死不活的模樣。

冠 宇：我幹……！

（成發出現在兩人後頭）

成 發：對不起。

（冠宇姿儀兩人聽到聲音後慢動作轉頭，成發慢動作伸手到西裝外套裡，但這次掏出來的不是香煙，是電擊槍，他慢動作的朝著冠宇開槍，冠宇慢動作的被電到，茲茲茲之後，快速倒地，時間恢復正常，成發低頭填充子彈，姿儀一個箭步衝上前把成發推倒在地，奪門而出）

（姿儀跌倒）

群眾男：姿儀在主屋的窗戶前面跌倒。

群眾女：她趴在地上抬頭一看，看到那隻在窗邊被踩扁的壁虎，感覺時間停滯了，突然。

壁 虎：Fuck them all, Girl!

（姿儀起身，成發從後追出，舉起電擊槍，姿儀衝到成發面前把他撂倒，神王燈光特效出現，燈光閃動，隨後一群信徒出現將她團團包圍，姿儀隨著音樂律動沿路將信徒摔倒在地，然後是更多的燈光閃動，姿儀東奔西跑，最後，麗卿出現在她的眼前，姿儀跟麗卿兩人如同俠女一般，繞著圓場對峙著，忽然，兩人交錯，一陣閃光，麗卿倒地）

（姿儀看向神王燈光方向，燈光閃爍，姿儀朝著燈光比中指後離去）

12.

群眾女：姿儀順利離開之後，她報警，帶著警察重回現場。那個奄奄一息的男人是麗卿的兒子，她原本希望神王可以拯救裕申，但裕申好說歹說，抵死不從，就是不信神王，還嚷嚷著要去報警，拆穿神王的假面具，還要告他剽竊，所以他們就把他綁起來，向對其他信徒一樣不停的呼他巴掌，只是手段更為激烈凶殘，不給他吃東西，只給他喝很少的水，為的就是逼他乖乖就範，誰知道，他抵死不從。

群眾男：後來，整座靈修中心的信徒通通被抓進警局偵訊，大部分的人其實不知道別屋裡頭發生這麼一件慘絕人寰的事情，只有很少部分的親信知道，最後，大部分的人無罪獲釋，而那些清楚知道事情怎麼發生的人全都以

重傷害罪以及殺人未遂遭到起訴。

群眾女：至於神王，我想大家也應該猜到了。

群眾男：他實際上只是一個愛看網路小說的國標舞老師而已，而那本被做為天地仁教經典的網路小說作者。

群眾女：就是那位差點死掉的少年。有許多的信徒，至今還是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他們依舊無怨無悔的真心愛著天地仁教。

麗 卿：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那一定是對的，我沒有一點的懷疑，真的沒有，但我是做錯了，但也是「我個人」做錯了，我太急了，要不是我的話，現在他還陪在我們身邊。我不知道我對誰比較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冠 宇：他差點就死了，甚至只差一點被綁在那邊的人就是我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晚上看到的景象，他還活著嗎？我有點好奇，但我不確定自己想知道。我還好嗎？No, man. I'm pretty fuckin' far from okay!

姿 儀：我們發現彼此再也無法像以前一樣看著對方說些愚蠢的爛笑話，每天嘻嘻鬧鬧的彷彿這個世界上沒有壞事發生，事實是 *Shit always happen* 就跟 *711 always open* 一樣，那才是這個世界真正的樣子。我看著冠宇，就會想到他，我知道冠宇也有同樣的感覺，我再也沒有辦法這樣生活下去了。

成 發：我的世界被毀了，被這一對無聊的男女給摧毀了，世界末日，隕石砸在我臉上，蹦尬。

裕 申：我這一生曾經做過的事情化為影像不斷的在我心中重複播放，包括寫小說，我寫了一遍又一遍。（停頓）他們兩個人意外地來到山上，就因為這裡曾經是他家買下來的一座山頭。

~完~